

我不知倘若能像鳥兒那般，不高不低地飛在村子的上空，俯瞰那條蜿蜒曲折的土路，看著上面深深淺淺，大大小小的足印，會是怎樣的景象？看兩行足印纏纏繞繞，大的裹著小的，新的蓋著舊的，從家門口一路爬到村口的老槐樹下，是否，就可以看清血脈的流轉？

那時我還小，不懂什麼是俯視，只知道低頭踩著爺爺的足印走。他的腳掌寬大，像兩隻泊在泥裡的船。我把自己的「小船」硬放進那深深的印窩裡，左搖右晃地走，彷彿穿了兩隻不合腳的鞋，又彷彿在模仿一隻奇異鳥。爺爺回頭看我，笑得露出被旱煙熏黃的牙，說：「小跟屁蟲，學我走路呢！」我不服氣，加緊兩步，非要每一步都嵌進他的印子裡。可步子小的我總是踩不穩，腳下一滑，便一屁股跌在地上。爺爺不伸手，只站在前面望著，等我自己爬起來，再繼續走。那時不懂，如今想來，他大約是愛我，知道路是自己的，摔了，得自己站起來。那些足印裏，藏著爺爺一天的光陰。

清早的印子最深，是他挑著水桶往井邊去，扁擔吱呀吱呀響，印子便一步深、一步淺地向前走去。正午的印子最亂，沾著泥，歪歪斜斜，像是剛回家的疲憊。傍晚的印子最輕，是他吃過飯，叼著煙袋在村口的老槐樹下踱步，足印繞來繞去，畫著零亂的圓圈。現在想來，那是他在想心事。我日日讀著這些印子，漸漸學會走路，也學會辨認一個人走路的模樣。可我唯一認不得的，是在那不遠處的老槐樹下，地上那變得凌亂不堪的足印。

後來，我去了香港唸書，很久才回家一趟。那條土路上，我的足印漸漸稀少，爺爺的印還是那樣稠密，密得像他頭上的皺紋。每次回去，遠遠就望見他從村口迎來；身後拖著一串歪歪扭扭的印子，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話，斷斷續續地訴說著等待。送我走時，他又跟到老槐樹下，站定了，不再往前。我走出老遠，回頭看，他還立在那裏，像一株紮根深厚的老樹，腳底是兩個深深的印窩。彼時，微風掠過，艷陽高照，在那陽光刺眼的瞬間，我看到他在微笑，若隱若現，若即若離。

冬天，家裏少了一口人。思緒悵然的黃昏裏，我獨自走在那條土路上。雪剛剛停住，路上白茫茫一片，乾淨得像一張未曾落筆的宣紙。我慢慢地走，身後留下一行足印，卻再無另一行來疊、來壓、來擰成一條繩。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，回過頭看，那行印子從家門口直直地爬過來，在雪地上格外清晰。風起了，雪沫子貼著地面奔跑，把足印的邊緣一點點磨鈍、磨平……

或許，爺爺其實從未離去。那些以時間丈量的足印，早已不是印在泥土裏，而是烙在了我走路的姿勢裏，烙在了我說話的腔調裏，烙在了我望向遠方的眼神裏……我邁出的每一步，都有他的影子撐著；我踩下的每一個印子，都

有他的影子匍匐其中。